

广东传统家具的特色分析

朱云

(惠州学院, 惠州 516007)

摘要: **目的** 广式家具是我国地方传统家具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家具走向世界的一朵奇葩,具有鲜明的广东地域特色和西洋艺术旨趣。深入研究广式家具的设计思想,不仅可以揭示其内在规律,而且还能为其现代复兴提供方法指导。**方法** 通过文献分析与实地考察,研究广式家具的设计思想。**结论** 在材质工艺上,其率真豁达,求真大度,追求材美工巧;在造型装饰上,其又求新善变,兼容并蓄,勇于中西交融;在功用审美上,则务实亲民,商业世俗,能兼顾百姓日常之需。广式家具不仅传承了中国造物的传统精神,而且也饱受当时广东政治经济、工艺文化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形成了独具风貌的广东地方设计风格。

关键词: 广东传统家具;广式家具;设计思想;造型装饰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18)16-0236-07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18.16.040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Furniture in Guangdong

ZHU Yun

(Huizhou University, Huizhou 516007, China)

ABSTRACT: Guang style furniture is an excellent representative of local traditional furniture in China. It is also a wonderful work of Chinese furniture to the world, which has distinctive Cantones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western art interest. In-depth study of the design ideas of Guang-style furniture can not only reveal its inherent laws, but also provide guidance for its rehabilitation. Through literature retrieval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which finds design ideas of Guang style furniture. In the material and craft, Guang style furniture's design idea is sincere, open-minded and magnanimous, which pursues beautiful material and craft. In the form and decoration, it also seeks the new kind of chang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art. In the function and aesthetic, it pursues pragmatic, pro-civilian, commercial secular, which can accommodate the daily needs of the people. In the aspect of design idea, Guang style furniture not only inherits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pirit of creation, but also affected by Cantonese political economy, technological culture and social thought, forms a unique features of Cantonese local design style.

KEY WORDS: Guangdong traditional furniture; Guang style furniture; design idea; modeling & decoration

传统是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品性,也是一个民族集体共有的文化特色,如一条纽带,维系着古今的两端^[1]。广东传统家具主要以广式家具为代表,包含地方的客家家具和潮汕家具,它们不仅蕴含了独具特色的广东地域文化,而且还呈现着醇郁灿烂的广东

造物思想,并与苏式、京式家具一道成为中国地方传统家具艺术的高峰。广东传统家具的设计思想是其一切特征表现的源泉,既外显又内隐,既具物质性,又具精神性,不仅涵盖材质工艺、结构形式,而且还包括物质功用和审美文化,它们在传承中国传统造物精

收稿日期: 2018-05-09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15YYS06);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开放基金(650406); 惠州学院教授博士科研启动资助课题(2017JB002);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2016年博士启动资助课题(660494); 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文化视角下的厦台融合发展研究”(JAS170778)

作者简介: 朱云(1982—),男,湖南人,博士,惠州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家具设计与室内设计。

神的同时，又饱受彼时广东政治经济、工艺文化、社会思潮的影响，尤其是泛海东来的西洋古典艺术，给广东传统家具的整体形象增添了浓郁的异域旨趣，创造了独具风貌的广东地方家具范式。

胡德生^[2]首次从学术的角度阐述了广式家具的定义。蔡易安^[3]通过实地走访和跟踪调查，分析了广式家具的用材、工艺特征，探讨了广式家具的历史起源、发展概况，初步建立了广式家具的研究轮廓。陈玲玲等^[4-5]则通过文献梳理和家具案例，探讨了广式家具的装饰与工艺特点，指出广式家具“中西杂糅”比较明显，受西洋艺术尤其是洛可可艺术影响严重。可以看出，前人对广式家具的研究比较丰富，但研究的内容还有待深入，尤其是设计思想分项上，还有待进一步凝练。因此，本文将借助实地考察和文献分析的手段，着重对广东传统家具的材质工艺、造型装饰、功用审美等核心内容进行研究，以期揭示其设计内涵，阐述其设计思想，进而为广东传统家具的现代复兴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1 材质工艺——率真豁达，材美工巧

材质运用是造物的基本前提，也是家具制造的物质基础。不同材质，具有不同的物性，相应造物时其制造工艺也不同。《考工记》云：“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广东传统家具是我国古典家具艺术的典型代表，具有朴素的中国造物传统，其历史地位的获得不仅得益于天时地利的优势，更与其采用优质木料，施加精良工艺有直接的关联。

广东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区域，气候湿热，日照充足，适合紫檀、酸枝、花梨、菠萝格等阔叶树木的繁育。同时在地理上广东临近东南亚及南洋诸地，具有海洋之便利，发达的海洋贸易为广东家具的繁荣带来了用材先机。广东传统家具无论在选材、制材，还是用材上均展现了与苏式家具迥异的用材观，显示出率真豁达的思想特点。

在家具制造领域，“率真豁达”则可以阐述为“用料直率，造型自由，工艺敦实，装饰直观”，涵盖了广东家具实体和广东设计意识两个方面。广东传统家具，尤其是广式家具，在用料上普遍追求材质一致性，整件家具制品仅使用同一木料，选材唯精，用料厚重^[6-7]；并在大块或复杂家具零部件中，喜用一木连作或整木连作工艺，较少采用拼接攒接工艺，表现出广东传统家具不节约、不掺杂、不惜材特性，具有一种求真大度之感。如广式家具大弧度弯腿足或圆形框架，普遍不用拼接工艺，多用一木挖成。在造型装饰上，广东传统家具则相对自由，既能保持部分传统家具的高雅，也能容纳中西交融的世俗。田家青先生曾对广作家具的中西杂糅提出批评：广作家具受殖民文化熏染最甚，不中不洋，甜软媚俗^[8]。但从相反角度

来看，却充分说明广东工匠的率真豁达。在西方古典艺术强势浸染的历史语境下，广东工匠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接纳西方的艺术养分，在斟酌传统阳春白雪的同时，也勇于探索“洋为中用”，特别是西式装饰纹样和建筑柱式的直观应用，无不显露出广东工匠拥抱世界的宽阔胸襟。

材美工巧，是广东传统家具的客观写照，也是其设计制造的主观目标。广东传统家具的生产主要以酸枝、紫檀、花梨等材质为主，包括鸡翅木、铁力木、楠木、菠萝格和柚木等材料，这些木料又以酸枝的使用频次为最，因而在清代酸枝家具也常常用来代指广东家具。酸枝、紫檀、花梨均属硬木，不仅生产期漫长，而且珍贵难得，广东工匠采用这些材料生产家具主要还是青睐其优异的材性，在追求制器的极致之时，也遵循良器用良材的传统，试图通过“技术加工，唤醒材料自身之中处于休眠状态的自然之美，并将其潜在形态转化为显性形态”最终实现“逸我百年”的目标^[9]。紫檀是一种顶级硬木材料，也是家具制造的首选之材。马未都先生曾这样描述紫檀的雕刻特性：不管是哪个角度，都可以进行雕刻，不裂不翘，横茬不断。当它雕刻打磨后，其具有一种模压感，就像是冲压出来的花纹。紫檀不仅雕刻特性优异，其抗压抗拉及纹理特性在木材中也属极品。田家青先生认为，紫檀质地如缎似玉，纹理细腻致密，色泽沉稳怡静，利用紫檀制作的家具不变形，不易朽。相较于紫檀，酸枝、花梨在材性上要差于紫檀，但仍然是硬木中的上佳者。蔡易安先生在《清代广式家具》中认为，酸枝质坚而重，木材结构细密，有深褐色或黑色条纹，家具制作后经刮磨打蜡或髹漆（主要是清漆，清代广府工匠的一种创新）等工序，表面平整如镜，光彩照人，抚之细滑清凉，具有一种含蓄隽永之美^[3]。花梨不仅是明式家具的主要用材，在广东传统家具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花梨以其温润的色泽，行云流水般的纹理，至今让人啧啧赞叹。广东传统家具在采用紫檀、酸枝、花梨等硬木制造时，为凸显材美特性，在工艺上一般家具内侧表面不进行油漆，上面漆而不上灰粉，打磨后直接揩漆或仅作刮磨打蜡处理，以展现硬木的纹理美。同时，由于广东传统家具用料唯精，体质壮硕的缘故，又为广东家具的雕刻、镶嵌工艺提供了绝佳的展示平台。广东传统家具的雕刻是广东乃至中国文化艺术的全景展示，并以工巧而驰名，它汲取了广东本土及中国传统的牙雕、玉雕、榄雕等工艺手法，包含圆雕、浮雕、透雕和半透雕等表现技艺。广东传统家具雕刻构图讲求吉祥如意蕴，并以写实性雕刻居多，从传统的龙凤纹，仿古纹到几何纹、西式纹，应有尽有。从细节看，广东传统雕刻刀法精准，磨工精细，表面莹华，并且还大胆借鉴西洋艺术表现手法，追求造型的层次性和立体感，往往在较小的部件上，也能以小见大，凸显图案的完整性和丰富感。在雕刻时，广东工匠又求多求满，期望用饱满的雕花使消费

者获得物超所值的愉悦感,因而致使广东家具留下“卖花”之雅名^[6]。镶嵌工艺,则是适应广东地域环境的一大创新技艺,并以石材镶嵌、螺钿镶嵌居多。广东气候湿热,采用大理石或云石(广东云浮产的石材)的家具能增加清凉感,尤其是座屏或座面的石材,在炎热的环境中有利于人体热量的散发。而在视觉上,富有中国水墨意境的石片,为厚重的家具形体注入了一些肌理色泽变化,起到了丰富活跃使用者身心之功效。在石片镶嵌时,广东传统家具充分考虑了木材的胀缩特性,通过适当的缝隙,使家具表面四季平整。同时还讲求镶嵌技法与家具选材相协调,喜用整框镶嵌,这与广东家具率真豁达,直观任性的思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2 造型装饰——求新善变,兼容并蓄

造型是对器物外观形体的创造,也是器物设计的核心环节之一。家具作为一种日用器物,其造型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双重涵义,它不仅满足人们的坐卧等实用需求,而且还要合乎使用者的审美趣味。装饰,是对造型的一种局部衍化,在家具上,则更多地是指掩盖既存的缺陷,施加一定的纹饰、质感或色彩,以优化整体形象。广东传统家具的造型装饰是历史沉积的结果,它不仅继承了宋明传统家具的端庄素雅,同时也吸收了西洋家具造型的绚丽奢华,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并依时代发展,不断演化,成为神州大地中西艺术交融的一个典范,表现出了强烈的开放多元、包容创新的设计意识和求新善变、兼容并蓄的设计思想^[10]。

据史料记载,自秦汉以来,珠三角地区的海外贸易活动就已繁盛,特别是1522—1842年间,广州一度成为中国唯一的合法通商口岸,其与当时世界各大洲的商贸联系非常紧密。清初广东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就有一段关于广州贸易往来的记录:“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焉……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发达的国内外贸易,又为广东地区各

项工艺技术的成熟提供了发展契机,如人们熟知的广州三雕、佛山剪纸、广彩、粤绣等工艺技术也先后形成了地方特色。开放、包容、创新的思想也随之植入日用器物的各个方面,并积聚成一种地域文化现象,映射到广东传统家具的造型装饰上,则表现出崇尚新奇,讲求变化和包容并蓄的造物倾向。

款式新奇是广东传统家具求新善变的最好诠释之一。随着西风东渐的持续,具有西方艺术格调和价值理念的家具款式陆续走进人们的视野,其新颖的造型,异域的趣味迎合了广东上层社会求新求异的需求,一大批新式家具开始进入他们的生活空间,如美人靠、贵妃榻、沙发、长椅、连体几、餐桌、餐椅、穿衣镜、椭圆桌和鬼子台(一种仿西洋桌)等。这种潮流的变化引起了广东工匠的注意,他们审时度势,依据市场和产业的发展需求,大胆汲取西式装饰手法与要素,创造了一种有别于既往中西方传统家具艺术的新范式。

鬼子台是当时广东人完全按照西方形制、造型工艺制造的新式桌子。同时期中国传统桌子则依然保留了方正稳重的形象,如八仙桌、四仙桌、半桌等,桌面均采用攒框嵌板结构,桌腿与桌面框架顶角相接。鬼子台则不同,其主要采用西式桌面造型、桌面望板和腿部结构。清代广州通草画中的一款鬼子台,也是当时岭南地区非常流行的一款圆餐桌,其腿部由带三叉旋转体独挺柱为支撑,桌面则为圆形纯面状结构,桌面一般可以竖立以方便收纳,节省室内空间。因而整体而言,其产品形象和工艺结构与中国传统桌子相距甚远,见图1。除了这种圆形鬼子台,还有方形鬼子台,是一种仿西式的折叠桌子,除了桌面采用面状造型外,其桌腿直接采用西洋洛可可式样,整个家具高挑时尚,清新利落,见图2。美人靠、贵妃榻则是完全带有西方传统价值理念和女性思想的一种新奇家具。它们不仅造型纤细轻灵,而且装饰工艺考究,常采用软垫等物件,非常适合小憩。在此基础上,广东工匠又结合传统罗汉床和公坐椅的造型,创造了广式长椅这一新的家具款式,见图3。与传统罗汉床相



图1 圆餐桌
Fig.1 Round table



图2 仿西式折叠桌
Fig.2 Imitation western-style folding table



图3 广式长椅
Fig.3 Guang style bench

比，长椅的坐深尺寸相对变小，背面靠背高度相对加大，并将实体面板改为镂空样式，并采用线材攒接。而与公坐椅相比，广式长椅则是后者的加长版，在广东家庭中，长椅更多的是摆放在厅堂，以供双人或多人同坐，非常适合传统家族式家庭。

相比家具款式，广东传统家具的装饰要素更能体现求新善变、兼容并蓄的思想特点。它们不仅直接运用西洋装饰要素，而且还注重中西元素的兼容创新。在装饰纹样中，最为常见的应首推西式动植物纹样，如贝壳纹、涡卷纹、西番莲、莨苕叶和卷草纹等，它们不仅出现在柜架家具的装饰构件中，而且还大量使用在桌椅家具的结构支撑件里。在广东传统家具腿型构件上，又以狮抓球、山羊猫脚、旋柱体及仰俯莲瓣纹（仿西方建筑柱式）运用较多，这些元素虽然来自于西洋洛可可、巴洛克等传统样式，但工匠们均对其进行了二次演绎。如狮抓球和山羊猫脚，广式家具则摒弃了法式洛可可或巴洛克的镀金脚套饰件，而直接采用雕刻工艺以充分展示家具的材质特性。除此之外，广式家具还吸收了西洋吉祥如意图案，如金杯、盾牌、绶带、天使及山形顶饰等纹饰。这些造型元素，具有西方典型的功勋浪漫色彩，不仅可以作纯装饰之用，也可以化作家具结构，并与曲线形、S型、C型等造型要素相融合，尽显广式家具的富丽奢华与异域情趣。

西番莲，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原产西欧，其花朵形态类似中国牡丹，见图4。在广东传统家具中，西番莲因其近乎富贵的内涵而被大量运用。使用西番莲时，其花朵一般常做构图中心，可1朵，也可多朵，然后以对称形式向四周伸展枝叶，作盘缠形状，类似于中国传统缠枝纹或万字不到头纹样，再依据家具构件尺寸或装饰需求自由变化，呈现出生生不息、福运长远的吉祥寓意^[7]。一款紫檀有束腰西洋扶手椅，见图5，据王世襄先生推断，应属广作产品，在不同部位上其均使用了西番莲纹样，不仅出现在背板中间，而且在4条腿的顶部、望板中部也有装饰，与莨苕叶、涡卷纹一道形成整体呼应态势，尽显中西并蓄的审美情趣。但仔细观察，在整个产品中，这些装



图4 西番莲雕刻

Fig.4 Passion flower carving



图5 紫檀有束腰西洋扶手椅

Fig.5 Red sandalwood western armchair with waist

饰纹样又都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如扶手的前中后支撑柱，虽然采用了西式建筑柱体样式，但依然以中国扶手椅结构为母体，在雕刻细节上又采用中国的莲花纹饰；在背板上，西番莲纹样比例较大，在视觉上比较突出，但在整体轮廓处理上却是中国典型的宝瓶形状；而在靠背上部，又是在广式公座椅背的基础上糅合了西洋贝壳纹顶饰、涡卷拐角纹饰，因而从宏观到微观，整体家具中西造型要素兼容并蓄，相得益彰，为广作家具中的佳品^[11-12]。

3 功用审美——务实亲民，商业世俗

功用，是指器物对于人的有利作用，也是器物的一种价值所在。就家具产品而言，功用是衡量家具是否有用的关键准则。审美是器物创造的精神追求，是对器物功用的一个补充和延伸，其与功用是家具的一体两面。自古以来，人造器物不仅在创造功用，也在创造审美，不仅要对器物的使用性质进行针对性设计，而且还要对器物的适人性进行愉悦性设计^[1]。广东传统家具是中国传统器物的组成部分，其在功用审美方面具有一定的地域特性，反映到意识思想层面，其功用审美不仅是务实的，亲民的，而且还充满了世俗味和商业味。

务实，即注重实际，能解决实际问题，它是中国器物在漫长实践中凝练而成的一种设计思想，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气质精神。西汉王符在《潜夫论》中曾言：“大人不华，君子务实”，以“不华”、“务实”来约束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在器物设计上，务实则更多的是对器物的物用观、人际观的考量，它不仅回答了“器物于人何用”的问题，而且还明确了“器物如何利人”的答案，即器物设计应以消费者为中心，以切实服务民众的生产生活为第一原则。亲民是一种亲和力，是器物对消费者的一种态度，也是设计者对消费者的一种关怀，应和了“治物者，不于物于人”造器

传统。务实亲民，是中国造器传统的精髓，也是广东传统家具的设计思想之一，它如一座桥梁，将设计者（工匠）、设计受体（家具）和服务对象（消费者）相互衔接，并演化成一种造器准则。世俗，是相对宗教或高雅而言的，泛指尘世间的习俗。在艺术品质方面，世俗具有一种庸俗、低俗之感，但也存在一定的务实成分。在商业活动繁盛的珠三角地区，世俗与商业紧密相连。商业是满足世俗的主要手段，世俗是商业的典型表现形式。相较于苏式、京式传统家具，广东传统家具的务实亲民、商业世俗是直观而全面的，不仅体现在家具的功能款式、技术工艺，甚至还呈现在材料装饰上。

在西方古典艺术的影响之下，广东传统家具的功能款式首先出现变化。广式家具不仅功能多样，款式西洋，而且还能契合广东百姓的心理生理所需。图6是一款小姐椅，其整体圆润轻巧，造型清新别致，具有一定的西洋洛可可和中国传统家具风韵。在广东地区，小姐椅常作内室闺房之用，有时也可放置书房。在椅子靠背中，小姐椅整体上宽下窄，线条秀挺而又富有弹性，犹如曼妙的女性身姿，体现了一定的女性设计意识。在座面中，其一改传统水平状座面，而采用前高后低座面板，不仅方便用户背部后靠，增强人体与椅子靠背贴合度，而且还能使用户重心后移，缓解身心疲劳。从坐姿形态来看，小姐椅突破了中国传统座椅正襟危坐的常规定势，在展现女性仪态美感的同时，也提升了用户的舒适体验，体现了广东工匠对女性的人文关怀。双层茶几是广东家居厅堂常设器具，它综合了传统茶几和花几的功能，属于中国传统几案的进化产品，见图7。在高度上，其采用双层梯度设计，不仅方便用户待客品茶，而且在高层几面还能摆放一些观赏器具，丰富了空间层次，活泼了室内气氛。摆放时，茶几短边靠墙，长边靠椅，既拉近了使用者的心理距离，又保留了用户的领域空间，满足了人们在不同交际场合的使用。在结构上，双层茶几也进行了相应的变化，高层几面采用悬挑设计，仅用挂牙做装饰，方便器具的拿取，在短边层板间，则仅用简单线条做点缀，虚实有致，文雅别致。整体来看，双层茶几不仅适合普通百姓之用，而且也能满足富贵人家之需，是一款使用效益丰富、适用人群广泛的产品。姑婆家具则是广东传统家具对务实亲民的另一个注脚。姑婆也称自梳女，是指把头发自行盘起，终生不嫁，独身终老的女性。姑婆是明清至民国时珠三角地区受压迫的一个群体，其使用的家具则称为姑婆家具，见图8。较广东传统家具，姑婆家具的尺寸一般较小，不仅与其身体尺寸相匹配，而且也与其居室尺寸相协调。在造型工艺上，姑婆家具又以实用为主，其采用螺钿和雕刻工艺较少，曲线元素运用相对较多，多了几分朴素柔和之气，同时在用材上又较少采用珍贵木材，降低了家具的制造成本，体现了广东工匠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图6 小姐椅
Fig.6 Miss chair



图7 双层茶几
Fig.7 Double-deck tea table



图8 姑婆家具
Fig.8 Unmarried grandaunt furniture

商业世俗是广式家具区别于中国传统家具及其他流派家具的一大特色，也是珠三角地区漫长商贸活动和造物实践的必然结果。广东传统家具的商业世俗以满足市场和百姓日常需求为前提，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和逐利性。在广式家具产生及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广式家具的商业世俗除了与造型装饰、结构工艺产生联系外还与贸易加工模式有较大的关联。在造型装饰中，广式家具以西式元素的运用最为普遍，它不仅拉近了中西方家具艺术的距离，而且也拓宽了广东家具销往西方的渠道，在让西方用户接受中国产品的同时，也带动了中国家私艺术在欧美的传播，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的趋势。清代《广州年鉴·卷十》^[3]则记载了当年广式家具贸易的盛况：“家私行，该行计有酸枝檯椅、西式家私、木器家私三种。酸枝家私出口最为大宗。家私店生意亦颇旺盛……销途甚畅，获利者十居八九。”同时，对于国内及周边市场，西式元素的运用又迎合了当时社会审美的潮流。但是，由于商业的逐利本性和世俗的品味需求，广式家具也常常受人诟病，如整体比例失调，造型装饰媚俗，审美趣味低下等。图9为一款酸枝博古柜，此柜体积宽



图 9 酸枝博古柜
Fig.9 Rosewood antique cabinet

大,用料壮硕,雕刻繁缛,是典型广式风韵的家具产品。博古柜整体造型以西式斗柜为蓝本,在外部装饰上又采用了中国传统纹饰。柜子上部,其顶饰类似西式柜顶山花,中高旁低,但又雕刻中国传统龙凤纹饰,气势宏大;柜子下部,其腿足采用西式三弯腿造型,并以涡卷纹装点末端,在望板处又雕刻立体牡丹(类似西番莲纹样),拥簇热烈;柜身则大面积采用玻璃,在立柱部分其采用枝桠梅造型,形态写实。博古柜不仅展现了广式家具的壮硕厚重风韵,但也反映了其积藏的弊端。从整体上看,柜顶山花程式化表达严重,虽气势宏大,但给人一种头重脚轻之感;腿足虽采用了三弯腿,但过多的雕刻又破坏了其张力弹性,气韵臃肿呆滞;柜身虽采用枝桠梅装饰,但写实的梅花与其高洁的神韵相距甚远。因而在雕刻装饰上,其整体过于求多求满,不仅纹样种类过多,而且手法过于写实,偏重于对世俗形态的描绘,致使整体比例失调,详略差强人意,意境庸俗不堪。除此之外,由于来样加工和按需定制的贸易形式,与此柜一样,部分广式家具在审美方面也缺乏对外来艺术的吸收转化能力,杂糅痕迹比较明显,虽做工精湛,但格调异化严重,与中西经典家具不可同日而语。

4 结语

广式家具是我国地方传统家具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华艺术走向国际的一朵奇葩,具有鲜明的广东地域和西洋艺术特性。在设计思想上,广式家具无论是材质工艺,造型装饰,抑或是功用审美,均有别于既往的制器传统,具有一定的开拓进取精神,不仅崇尚新奇,而且又因地制宜,创造了独具风貌的广东地方家具范式,影响着后世海派家具及民国家具的发展。在材质工艺方面,广式家具不仅材美工巧而且率真豁达,追求用料的直率和工艺的敦实。在造型装饰方面,广式家具勇于求变,兼容并蓄,不仅造型自由而且装

饰直观,不仅高雅世俗并存而且中西风貌并蓄,体现了广东匠人勇于创新,拥抱世界的伟大胸襟。在功用审美方面,广式家具又秉承务实亲民、制器尚用的原则,虽装饰繁缛,商业世俗,但仍然以满足市场和日用需求为第一要务,最终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身份标识。总之,从设计思想来看,广式家具承传了部分中华造物传统之精髓,也融合了西方舶来的造物思想理念,是将中西设计思想相互交融的伟大尝试。但是由于缺乏深厚的艺术设计转化功力,致使其又存在一定的弊端,因而更值得我们仔细研究,以期再次将其焕发生机^[13]。

参考文献:

- [1] 王琥. 设计史鉴·中国传统设计思想研究[M].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10.
WANG Hu. Design History Analysis Research on Chinese Traditional Design Thoughts[M]. Nanjing: Jiangsu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10.
- [2] 胡德生. 清代广式家具[J].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86(10): 13—18.
HU De-sheng. Guang Style Furniture of Qing Dynasty [J]. Journal of the Palace Museum, 1986(10): 13—18.
- [3] 蔡易安. 清代广式家具[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CAI Yi-an. Guang Style Furniture of Qing Dynasty[M].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ress, 2001.
- [4] 陈玲玲. 广式家具及其起源[J]. 收藏家, 2000(4): 5—9.
CHEN Ling-ling. Guang Style Furniture and Its Origination[J]. Collector, 2000(4): 5—9.
- [5] 吴恩沁. 清式家具视觉特征探议[J]. 装饰, 2005(6): 13.
WU En-qin. Discussing Visual Features of Qing Style Furniture[J]. Zhuangshi, 2005(6): 13.
- [6] 周京南. 厚重凝华, 融贯中西——论广式家具对清宫家具的影响[J]. 家具, 2010(1): 68—72.
ZHOU Jing-nan. The Discussion of the Influence of Guang-style Furniture to the Furniture in Palace of Qing Dynasty[J]. Furniture, 2010(1): 68—72.
- [7] 薛拥军. 广式家具的木雕装饰特征及其成因分析[J]. 包装工程, 2012, 33(8): 84—86.
XUE Yong-jun. Woodcarving Decoration Features and Cause Analysis of Guang-style Furniture[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2, 33(8): 84—86.
- [8] 田家青. 清代家具[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2.
TIAN Jia-qing. Qing Dynasty Furniture[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2012.
- [9] 蔡克中. 论技术美学在现代产品设计中的体现与发展[J]. 包装工程, 2008, 29(11): 134—136.
CAI Ke-zhong. Discussion on the Embodi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echnical Aesthetics in Modern Product Desig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08, 29(11): 134—

- 136.
- [10] 王丹. 感性享乐与理性变革广府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特质[J]. 装饰, 2012(2): 131—132.
WANG Dan. Emotional Enjoyment and Rational Improvement: Culture Traits of Guang Folk Artistic Handicrafts[J]. Zhuangshi, 2012(2): 131—132.
- [11] 扈秀笠. 西风东渐雅欲共赏[D]. 北京: 中央美术学院, 2007.
HU Xiu-li. Western Wind in Chinese Style Suiting Both Refined and Popular Tastes[D]. Beijing: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2007.
- [12] 王慧敏. 从紫檀有束腰西洋装饰扶手椅看清代中期家具的中西融合形态[D]. 南京: 南京艺术学院, 2007.
WANG Hui-min. Chinese and Western Blends of Furniture in the Middle of Qing Dynasty Looking from Red Sandalwood Girdle the Western Decorate an Arm-chair[D]. Nanjing: Nanjing Arts Institute, 2007.
- [13] 朱云. 基于传统文化的简约竹家具设计[J]. 竹子研究汇刊, 2015, 34(2): 51—55.
ZHU Yun. The Simplified Bamboo Furniture Design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J]. Journal of Bamboo Research, 2015, 34(2): 51—55.